

# 中國

## 大众小说大系

### 当代卷

8



赵树理〔登记〕孙犁〔正

月〕谷峪〔强扭的瓜不甜〕

王汶石〔风雪之夜〕萧平

〔三月雪〕曲波〔林海雪原〕〔节选〕梁斌〔红旗谱〕

〔节选〕高缨〔达吉和她的父亲〕茹志鹃〔百合花〕

王愿坚〔七根火柴〕杨沫〔青春之歌〕

〔节选〕李准〔李双双小传〕王宗元〔惠

嫂〕马烽〔三年早知道〕西戎〔赖大嫂〕

刘心武〔班主任〕刘流〔烈火金钢〕〔节选〕



吴宗蕙 编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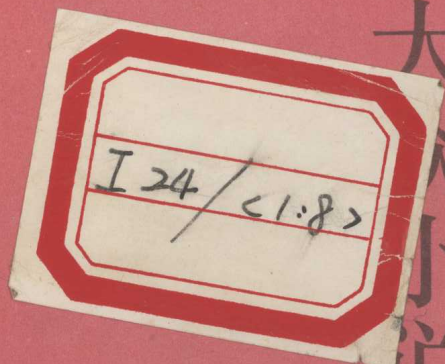
1090828

吴宗蕙

编

I24  
<1:8>

# 中国当代小说大系



20208024



当代卷 8

(晋)新登字2号

中国大众小说大系当代卷(8)

吴宗蕙 编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9.5 字数: 487千字

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 000册

\*

ISBN 7-5378-1320-5

1·1298 定价: 19.50元

## 编 委 会

顾问：吴祖缙

主编：吴宗蕙 林友光 周兆新

编委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振方 吴宗蕙 林友光

周兆新 张澄寰 张振钧

张秉正 席香妮 阎 纲

## 编辑说明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由古及今十大卷，是中国大众小说的首次系列选本。

中国大众小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描摹人情世态，真、善、美兼而有之，是中国小说中最富群众性、最有影响力的部分，源远流长。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展示出中国大众小说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分古、近代（先秦——明清，第1—5卷）、现代（五四新文化运动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第6—7卷）、当代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——新时期，第8—9卷）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——现在，第10卷）四部分，以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为主，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节选收入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所选作品，突出民族化、大众化，富有故事性、文学性，雅俗共赏，读者广泛。各卷注重选收名家名作，也选入部分有影响的新人新作。每位作家只选一篇作品，少数作家例外。

每篇作品前的作家作品简介，主要介绍作家生平、创作活动和创作特色。

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古代、近代各卷的作品加有注释。注释广泛参考和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力求简明易懂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小说与大陆小说仍属同一母体。但由于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的不同，加之长期处于对峙或隔离状态，因而出现各具特色的文学流向。随着祖国和平统一的趋势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，以及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进程的临近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的大众小说更加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，故设专卷编选。本卷所选，以描写大众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主，借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人民心态和社会风貌。

中国大众小说浩如烟海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编选工作恐难尽如人意，疏漏不妥之处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在编选过程中，得到北京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中国社科院文研所、文化部、山西省新闻出版局、北岳文艺出版社与台湾、香港有关部门和部分作家、学者的支持帮助，谨此表示谢忱。

### 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

编委会

1993. 7. 12

## 目 录

## 当代卷

- 赵树理)..... ( 1 )
- 登记..... ( 1 )
- 孙 犁)..... ( 30 )
- 正月..... ( 30 )
- 谷 峪)..... ( 40 )
- 强扭的瓜不甜..... ( 40 )
- 王汶石)..... ( 52 )
- 风雪之夜..... ( 52 )
- 萧 平)..... ( 66 )
- 三月雪..... ( 66 )
- 曲 波)..... ( 100 )
- 林海雪原 <节选>..... ( 100 )
- 杨 沫)..... ( 127 )
- 青春之歌 <节选>..... ( 127 )
- 梁 斌)..... ( 138 )
- 红旗谱 <节选>..... ( 138 )
- 李英儒).....

- 野火春风斗古城〈节选〉…………… ( 152 )
- 刘 流**
- 烈火金钢〈节选〉…………… ( 176 )
- 马 烽**
- 三年早知道…………… ( 192 )
- 茹志鹃**
- 百合花…………… ( 212 )
- 高 缨**
- 达吉和她的父亲…………… ( 222 )
- 王愿坚**
- 七根火柴…………… ( 245 )
- 李 準**
- 李双双小传…………… ( 249 )
- 王宗元**
- 惠嫂…………… ( 282 )
- 西 戎**
- 赖大嫂…………… ( 296 )
- 刘心武**
- 班主任…………… ( 311 )
- 卢新华**
- 伤痕…………… ( 337 )
- 老 舍**
- 正红旗下〈节选〉…………… ( 350 )
- 蒋子龙**
- 乔厂长上任记…………… ( 375 )
- 方 之**
- 内奸…………… ( 421 )



**张一弓**

犯人李铜钟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( 455 )

**高晓声**

陈奂生上城…………… ( 504 )

**陆文夫**

小贩世家…………… ( 517 )

**李国文**

月食…………… ( 533 )

**玛拉沁夫**

活佛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( 570 )

**汪曾祺**

受戒…………… ( 581 )

**锦云 王毅**

笨人王老大…………… ( 601 )

## 赵树理

(1906—1970)，原名赵树礼，山西沁水县人。1925年考入长治第四师范。长期生活在农村，做过小学教师。1937年参加抗战，任过区长。解放后历任《说说唱唱》主编、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。1930年在山西《大风报》上发表处女作《铁牛的复职》，1943年发表成名作《小二黑结婚》。主要作品有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《三里湾》、《卖烟叶》等。他的小说大都描写太行山区的农村生活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，反映了中国农村变革的大趋势，洋溢着健康、幽默、乐观的情趣，对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《登记》发表于1950年，正是我国颁行第一部新婚姻法之际。小说通过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和两代妇女的不同命运，揭示出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重大主题，产生了较强烈的社会效果。此作曾被改编成数种地方戏剧上演。

## 登 记

### 一 罗汉钱

诸位朋友们：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。这个故事题目叫《登记》，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。

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，“罗汉钱”这东西就不用解释；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，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，因此在没有说故事以前，就得先把“罗汉钱”这东西交代一下：

据说罗汉钱是清朝康熙年间铸的一种特别钱，个子也和普通的康熙钱一样大小，只是“康熙”的“熙”字左边少一直画；铜的颜色特别黄，看起来有点像黄金。相传铸那一种钱的时候，把一个金罗汉像化在铜里边，因此一个钱有三成金。这种传说可靠不可靠不是我们要管的事，不过这种钱确实有点可爱——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们，爱漂亮的，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钱，和城市人们爱包镶金牙的习惯一样，直到现在还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习惯；有的用五个钱叫银匠给打一只戒指，戴到手上活像金的。不过要在好多钱里挑一个罗汉钱可很不容易：兴制钱的时候，聪明的孩子们，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钱里边挑，一年半载也不见得能碰见一个。制钱虽说不兴了，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，可惜是没有几个。说过了钱，就该说故事：

有个农村叫张家庄。张家庄有个张木匠。张木匠有个好老

婆，外号叫个“小飞蛾”。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“艾艾”，算到1950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虚岁二十，周岁十九。庄上有个青年叫“小晚”，正和艾艾搞恋爱。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。

照我这么说，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要说我不在行：“怎么一个‘罗汉钱’还要交代半天，说到故事中间的人物，反而一句也不交代？照这样说下去，不是五分钟就说完了吗？”其实不然：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时候，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赘；到了该交代的时候，想不交代也不行。闲话少说，我还是接着说吧：

张木匠一家就这么三口人——他两口子 and 这个女儿艾艾——独住一个小院：他两口住北房，艾艾住西房。今年<sup>①</sup>阴历正月十五夜里，庄上又要玩龙灯，张木匠是老把式，甩尾巴的，吃过晚饭丢下碗就出去玩去了。艾艾洗罢了锅碗，就跟她妈相跟着，锁上院门，也出去看灯去了。后来三个人走了个三岔：张木匠玩龙灯，小飞蛾满街看热闹，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，因为花炮起火是小晚放的。艾艾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，小飞蛾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也回去了，只有张木匠不玩到底放不下手，因此他回去得最晚。

艾艾回得北房里等了一阵等不回她妈来，就倒在她妈的床上睡觉了。小飞蛾回来见闺女睡在自己的床上，就轻轻推了一把说：“艾艾！醒醒！”艾艾没有醒来，只翻了一个身，有一个明晃晃的小东西从她衣裳口袋里溜出来，叮铃一声掉到地下，小飞蛾端过灯来一看：“这闺女！几时把我的罗汉钱偷到手？”她的罗汉钱原来藏在板箱子里边的首饰匣子里。这时候，她也不再叫艾艾，先去放她的罗汉钱。她拿出钥匙来，先开了箱子上的锁，

<sup>①</sup>指1950年。

又开了首饰匣子上的锁，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：“咦！怎么我的钱还在？”摸出来拿到灯下一看：一样，都是罗汉钱，她自己那一个因为隔着两层木头没有见过潮湿气，还是那么黄，只是不如艾艾那个亮一点。她看了艾艾一眼，艾艾仍然睡得那么憨（酣）。她自言自语说：“憨闺女！你怎么也会干这个了？说不定也是戒指换的吧？”她看看艾艾的两只手，光光的；捏了捏口袋，似乎有个戒指，掏出来一看是顶针圈儿。她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！算个甚？娘儿们一对戒指，换了两个罗汉钱！明天叫五婶再去一趟赶快给她把婆家说定了就算了！不要等闹出什么故事来！”她把顶针圈儿还给艾艾装回口袋里去，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她自己那一个钱的来历。

这里就非交代一下不行了。为了要说明小飞蛾那个罗汉钱的来历，先得从小飞蛾为什么叫“小飞蛾”说起：

二十多年前，张木匠在一个阴历腊月三十日娶亲。娶的这一天，庄上人都去看热闹。当新媳妇取去了盖头红的时候，一个青年小伙子对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耳朵悄悄说：“看！小飞蛾！”那个小伙子笑了一笑说：“活像！”不多一会，屋里，院里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，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，各哩各得都嚷嚷这三个字——“小飞蛾”“小飞蛾”“小飞蛾”……

原来这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，身材不很高，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，一出场，抬手动脚都有戏，眉毛眼睛都会说话。唱《金山寺》她装白娘娘，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，一个人撑满台，好像一只蚕蛾儿，人都叫她“小飞蛾”。张木匠娶的这个新媳妇就像她——叫张木匠自己说，也说是“越看越像”。

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按这地方的习惯，用两个妇女搀着新媳妇，一个小孩在头里背条红毯儿，到邻近各家去拜个年——不过只是走到就算，并不真正磕头。早饭以后，背红毯的孩子刚一出

门，有个青年就远远地喊叫：“都快看！小飞蛾出来了！”他这么一喊，马上聚了一堆人，好像正月十五看龙灯那么热闹，新媳妇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关心：“看看！进了她隔壁五婶院子里了！”“又出来了又出来了！到老秋孩院子里去了！……”

张木匠娶了这么个媳妇，当然觉得是得了个宝贝，一九里，除了给舅舅去拜了一趟年，再也不愿意出门，连明带夜陪着小飞蛾玩；穿起小飞蛾的花衣裳扮女人，想逗小飞蛾笑；偷了小飞蛾的斗方戒指，故意要叫小飞蛾满屋子里撵他，……可是小飞蛾偏没心情，只冷冷地跟他说：“不要打哈哈！”

几个月过后，不知道谁从小飞蛾的娘家东王庄带了一件消息来，说小飞蛾在娘家有个相好的叫保安。这消息传到张家庄，有些青年小伙子就和张木匠开玩笑：“小木匠，回去先咳嗽一声，不要叫跟保安碰了头！”“小飞蛾是你的？至少有人家保安一半！”张木匠听了这些话，才明白了小飞蛾对自己冷淡的原因，好几次想跟小飞蛾生气，可是一进了家门，就又退一步想：“过去的事不提它吧，只要以后不胡来就算了！”后来这消息传到他妈耳朵里，他妈把他叫到背地里，骂了他一顿“没骨头”，骂罢了又劝他说：“人是苦虫！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！舍不得了不得……”他受过了这顿教训以后，就好好留心找小飞蛾的岔子。

有一次他到丈人家里去，碰见保安手上戴了个斗方戒指，和小飞蛾的戒指一个样；回来一看小飞蛾的手，小飞蛾的戒指果然只留下一只。“他妈的！真是有人家保安一半！”他把这消息报告了他妈，他妈说：“快打吧！如今打还打得过来！要打就打她个够受！轻来轻去不抵事！”他正一肚子肮脏气，他妈又给他打了打算盘，自然就非打不行了。他拉了一根铁火柱正要走，他妈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快丢手！不能使这个！细家伙打得疼，又不伤骨头，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！”

他从他的一捆木匠家具里边抽出一条小锯梁子来，尺半长，一指厚，木头很结实，打起来管保很得劲。他妈为什么知道这家具好打人呢？原来她妈当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，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。闲话少说，张木匠拿上这件得劲的家伙，黑丧着脸从他妈的房子里走出来，回到自己的房里去。

小飞蛾见他一进门，照例应酬了他一下说：“你拿的那个是什么？”张木匠没有理她的话，用锯梁子指着她的手说：“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？说！”这一问，问得小飞蛾头发根一支杈。小飞蛾抬头看看他的脸，看见他的眼睛要吃人，吓得她马上没有答上话来，张木匠的锯梁子早就打在她的腿上了。她是个娇闺女，从来没有挨过谁一下打，才挨了一下，痛得她叫了一声低下头去摸腿，又被张木匠抓住她的头发，把她按在床边上，拉下裤子来“披、披、披”一连打了好几十下。她起先还怕招得人来看笑话，憋住气不想哭，后来实在支不住了，只顾喘气，想哭也哭不上来，等到张木匠打得没了劲扔下家伙走出去，她觉得浑身的筋往一处抽，喘了半天才哭了一声就又压住了气，头上的汗，把头发湿得跟在热汤里捞出来的一样，就这样喘一阵哭一声喘一阵哭一声，差不多有一顿饭工夫哭声才连起来。一家住一院，外边人听不见，张木匠打罢了早已走了，婆婆连看也不来看，远远地在北房里喊：“还哭什么？看多么排场？多么有体面？”小飞蛾哭了一阵以后，屁股蛋疼得好像谁用锥子刺，摸了一摸满手血，咬着牙兜起裤子，站也站不住。

她的戒指是怎样送给保安的，以后张木匠也没有问，她自己自然也没有说。原来是她在端午那一天到娘家去过节，保安想要她个贴身的东西，她给保安卸了一个戒指；她也要叫保安给她个贴身的东西，保安把口里衔的罗汉钱送了她。

自从她挨了这一顿打之后，这个罗汉钱更成了她的宝贝。人怕伤了心：从挨打那天起，她看见张木匠好像看见了狼，没有说话先哆嗦。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——每次回来，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，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。有一次，一个鸡要下蛋，没有回窝里去，小飞蛾正在院里撵，张木匠从外边回来，看见她那神气，真有点像在戏台上系着白罗裙唱白娘娘的那个小飞蛾，可是小飞蛾一看见他，就连鸡也不撵了，赶紧规规矩矩走回房子里去。张木匠生了气，撵到房子里跟她说：“人说你是‘小飞蛾’，怎么一见了我就把你那翅膀搭拉下来了？我是狼？”“呱”一个耳刮子。小飞蛾因为不愿多挨耳刮子，也想在张木匠面前装个笑脸，可惜是不论怎么装也装得不像，还不如不装。张木匠看不上活泼的小飞蛾，觉着家里没了趣，以后到外边做活，一年半载不回家，路过家门口也不愿进去，听说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好的。张木匠走了，家里只留下婆媳两个。婆婆跟丈夫是一势，一天跟小飞蛾说不够两句话，路上碰着了扭着脸走，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，可是有嫌疑，去不得；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，也没有脸来看望。这样一来，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，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，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。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，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，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，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：“罗汉钱！要命也是你，保命也是你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！咱俩死活在一起！”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，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，贴到脸上，按到胸上，衔到口里……除了张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，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，直到生了艾艾，才把它存到首饰匣子里。

她剩下的那只戒指是自从挨打之后就放进首饰匣子里去的。当艾艾长到十五那一年，她拿出匣子来给艾艾找帽花，艾艾看见



了戒指就要。她生怕艾艾再看见罗汉钱，赶快把戒指给了艾艾就把匣子锁起来了。那时候张木匠和小飞蛾的关系比以前好了一点，因为闺女也大了，他妈也死了，小飞蛾和保安也早就没有联系了。又因为两口子只生了艾艾这么个孤闺女，两个人也常借着女儿开开心。艾艾戴上了小飞蛾那只斗方戒指，张木匠指着说：“这原来是一对来！”艾艾问：“那一只哩？”张木匠说：“问你妈！”艾艾正要问小飞蛾，小飞蛾翻了张木匠一眼。艾艾只当她妈丢了，也就不问了。这只戒指就是这么着到了艾艾手的。

以前的事已经交代清楚，再回头来接着说今年（1950年）正月十五夜里的事吧：

小飞蛾手里拿着两个罗汉钱，想起自己那个钱的来历来，其中酸辣苦甜什么味儿也有过：说这算件好事吧，跟着它吃了多少苦；说这算件坏事吧，想一遍也满有味。自己这个，不论好坏都算过去了；闺女这个又算件什么事呢？把它没收了吧，说不定闺女为它费了多少心；悄悄还给她吧，难道看着她走自己的伤心路吗？她正在想来想去得不着主意，听见门外有人走得响，张木匠玩罢了龙灯回来了，因此她也再顾不上考虑，两个钱随便往箱里一丢，就把箱子锁住。

这时候鸡都快叫了，张木匠见艾艾还没有回房去睡，就发了脾气：“艾艾，起来！”因为他喊的声音太大，吓得艾艾哆嗦了一下骨碌爬起来，瞪着眼问：“什么事，什么事？”小飞蛾说：“不能慢慢叫？看你把闺女吓得那个样子！”又向艾艾说：“艾！醒了没有？什么事也没有，你爹叫你回去睡哩！”张木匠说：“看你把她惯成什么样子！”艾艾这才醒过来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笑了一笑就走了。

张木匠听得艾艾回西房去关上门，自己也把门关上，回头一边脱衣服一边悄悄跟小飞蛾说：“这二年给咱艾艾提亲的那么